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六

喪服小記

喪服小記蓋對喪大記而言乃儀禮第十二篇疏義

朱子謂是喪服傳也喪服為正經篇名正經之後有

記既以補經文所未備此篇詳於喪服又補正經後

記之所未備以所記之事較小故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

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

此言男女居喪首飾之別也斬衰主人爲父之服括髪者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而繞於紒也小歛爲父括髪而至於成服爲母則初括髪及拜賓後即堂下之位而免齊衰以榛木爲笄謂之惡笄髽有二斬衰麻髽齊衰布髽皆名露紒主人爲父斬衰則括髪以麻爲母亦括髪以麻但著免而用布婦人服齊

衰則絰帶惡笄直至終喪始除其在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婦人首有吉笄於父喪則男以六升布為冠婦以箭篠為笄於母則男以七升布為冠婦以榛木為笄是冠笄一也又男子於齊衰喪著免婦人於斬衰齊衰皆著髽其義無他以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是免髽又一也鄭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此言杖制之異也斬衰所用之苴杖以竹為之齊衰之削杖以桐為之孔氏疏曰苴者黯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四時不改明子為父有終身之痛也削者殺也必用桐者桐隨時凋落謂母喪外雖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案扶老之杖本上末下惟喪杖皆下本竹取幹桐取枝枝近幹處必粗故削之杜氏謂員削之以全體言賈氏據變除禮謂削之使方指拄地處耳古人用木如棘之言吉桑之

言喪則稱之言同為同於父猶稱妣為比於父也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此言適孫承重之服也適孫無父則承重而為祖三年故必祖父既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亦三年蓋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此祖母之喪厭於祖父者也若庶孫則為祖父母皆期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此言居喪稽首之禮也服重者必先稽顙而後拜賔故為父母為長子皆稽顙此義起於所服也如大夫而弔於士雖緦服必稽顙此義起於所弔也婦人既受重於他族故為夫與長子皆稽顙其餘則否此又義起於所服也案鄭注其餘否恩殺於父母也女主必使異姓則女子在室亦無為主拜賔之禮稽顙自無所用之不待既嫁而後恩殺於父母也

男主必使同姓女主必使異姓

此言主喪之禮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喪必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父母之喪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若無男主而使人攝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無女主而使人攝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徐氏師曾曰此為無主後者而言男主使同姓雖壻不得與女主使異姓雖姊妹及女不得與也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

此言不喪出母之禮也出妻之子為母期而不禫父

没則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蓋適子係嗣烝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也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此言五服隆殺之義也親親之禮上父下子而已居其中為三父之上有祖子之下有孫是以三為五祖之上有曾高二祖孫之下有曾玄二孫是以五為九制服之法由父而至高祖為上殺由子而至玄孫為下殺由親兄弟而至同高祖之兄弟為旁殺自此而

外本宗之親已盡則無服矣鄭注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已之孫是之謂以三為五也已之祖自已子視之則為曽祖王父自已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已父視之則為曽孫自已祖視之則

為元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曾高下推以及巳之曽元是之謂以五為九也已之所親以一為三祖孫所親以五為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元與曽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曽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之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則曽孫宜五月而與元孫皆緦麻三月者曽孫服

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之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緦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為從大功同曾祖為再從小功同高祖為三從緦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為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

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此發孫而旁殺者也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此言王者禘祭立廟之制也庶子王或無世子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為王者也禘為王者之大祭蓋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又立四親廟以事高曽祖禰凡庶子之為王者其祭亦如之案禘之與郊自兩事也注疏以禘為郊天以祖所自出為先祖所從出之天若所謂感生帝者非也劉氏謂而立四廟之上當有諸侯及其大祖六字不若方氏謂據月祭之親廟言之於文義

為協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尊正統也陳氏乃謂旁支入繼自立四廟視始受命而王者其說尤繆光武中興特起非漢哀帝宋英宗之比劉氏又謂庶子王亦如之當承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則古未有為妾立四廟者其說亦非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此明尊祖敬宗之義也所謂別子有三一是諸侯嫡子之弟別於正嫡二是異姓之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起為卿大夫別於不仕者皆與後世為姓祖繼別子之適長子則與族人為大宗別子之庶子繼以長子則為同父兄弟之小宗夫大宗百世不遷其有五世而遷者繼高祖之小宗是也故五世以上無服則祖遷於上因各從其近者為宗則宗易於下蓋宗是祖之正體惟其尊祖所以敬宗

敬宗正所以尊祖禰也孔氏疏曰此五世而遷實是繼高祖者之子記文畧唯云繼高祖若繼高祖之身未滿五世猶為宗也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從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曽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為始據初為元故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

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此言庶子之禮以明重祭之意也長中下殤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成人未昏或已昏無子者也庶子不得祭祖者所以明其宗也庶子不為其長子服斬衰三年以不得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以殤與無後者宜從祭祖之時祔食而祖廟在宗子之家也庶子不得祭禰者亦以明其宗也劉智釋

疑曰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為禰後也其所繼者於父則禰於子則祖也孔疏云禮為後者有四條皆不為斬有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有正而不體適孫為後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有正體而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惟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案鄭注以不祭祖為祖之庶此庶子與宗子俱為適士得立二廟而祖廟在宗子之家不祭禰為父之庶此庶子與宗子俱為下士得立一

廟而禰廟在宗子之家朱子以為說得繁碎質言之只是庶子不祭耳注又以不祭殤為父之庶不祭無後為祖之庶實則無後者祖庶固不得祭父庶亦不得祭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此明服制隆殺之義也親親謂父母尊尊謂祖曾高長長謂兄及旁親不言卑幼舉尊長該之也男女有別若為父斬而母齊衰為在室姑姊妹朞出嫁大功

為夫斬為妻朞之屬服之所由制或以親親或以尊
尊或以長長或以男女之有別此皆人道之大者也
棨吴氏以親親為下治子孫孔氏以尊尊為祖及曾
高此特一隅耳親親莫大於父子尊尊莫大於君臣
觀喪服所謂以恩制以義制者可知矣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
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此明從服之制也妾謂女君之姪娣服之制有所謂

從服者謂與彼本非親屬徒從此而服彼如妾為女君之黨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妾子為君母之黨臣從君而服君之黨是已此四者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則所從既亡即止而不服有所謂屬從者謂骨血連續以為親如子從母服母之黨妻從夫服夫之黨夫從妻服妻之黨是已此三者則所從雖沒猶為之服又妾與女君同入因服女君之子若女君既出而妾從之出則其子死惟母自服之妾以

義絶不爲女君之子服矣方氏慤曰從服即大傳所

謂徒從也徒從不若屬從之重

禮不王不禘

此言禘祭之重也禮莫重於禘非王者不得行之陸

氏佃曰此文宜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此明世子爲其妻黨之服制也世子謂天子諸侯之

適子傳世者禮爲妻之父母緦惟天子諸侯尊則降

而無服世子不敢擬於君道故仍服緦而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齊衰不杖與大夫之適子同亦不降也案服問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不言世子是世子獨有服也豈以世子之妻將從宗廟社稷之事不降其妻故并不降其父母與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此明祭先隆殺之制也祭用生者之禮如父為士而

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唯尸之服仍以士服如父為天子諸侯而子為士則祭以士并其尸之服亦以士服案士服三元端也皮弁也爵弁也天子皮弁以視朝元端以居諸侯元端以視朝則尸即服士服原不失為天子諸侯之舊其服原遺衣服所有也若衮冕鷩冕豈可於士廟服之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此明婦人遭喪出入之節也練謂期而小祥衣練服也若婦當舅姑之喪而為夫所出則除其服恩義既絶也若當父母之喪未期而為夫所出則如在室時而終三年若在父母小祥後被出則止而不服若被出而遇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反則但終期服若反在期後則遂終三年案記者因儀禮有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之文故推極其禮如此夫既練而出服之既除者不可以再始也然反父母之室而

吉服以臨祭奠閔兄弟之哀麻可乎既練而反服之未除者不可以無終也然反夫之室而箭笄髽衰以侍舅姑而疑於為其夫可乎古者婦為舅姑期之外服青纁以俟夫之終喪出與反者皆從是以終喪而居處飲食則自致焉可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

此明遭喪變除之義也七月之喪儀禮大功章中殤七月是也祭謂小祥之祭除喪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而易練服也喪服之節各應歲時之氣再期之喪為斬衰三年也期之喪為齊衰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為大功三時也五月之喪為小功二時也三月之喪為緦麻一時也故三年之喪期而祭者禮也期而除喪者道也祭以存親除喪為天道之變兩事雖同一時然祭非為除喪而設也案練祥之祭總名

除喪而云不為除喪者記者恐哀戚之情衰而徒以除喪畢此祭也猶所謂外除也云爾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此言葬不及時之祭也再祭練與祥也練者小祥祥者大祥除喪有二一謂除絰一謂除衰也孝子若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當練祥之歲月以柩在殯不可除服則葬畢必再舉練祥二祭以除之但此兩祭仍以兩次相間舉行而不同在一時如此月練祭則男

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俟次月祥祭乃除衰服不同時而除喪也馬氏曰祭不為除喪而除喪必因乎祭以祭為吉禮除喪所以從吉也夫練祥之時已過矣而必再祭又祭之間不同時者不忍於忘親之速也案鄭注已祥則除不禫禫是終喪之祭詩檜風素冠傳云据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祥則冠之禫則除之祥冠至禫月而除當無不祭而除之禮此注云不禫者為三年而后葬者言之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此言為人主喪親疏之義也大功者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也若大功者主人之喪而死者有妻若子為服三年之喪者必為之舉練祥二祭若主喪而為朋友則但於葬畢為之虞祭祔祭而已由是推之無三年者何以不為之練祥也無後者從祖祔食他日之主祭者即此大功者也若亡者無族何以不并主其練

祥也朋友虞祔而退衆賓皆在焉故主其事而不為嫌練祥之祭嫛也自致其哀而以朋友參焉則瀆矣然則妻可練祥而不得虞祔者虞有禮於賓祔以告其祖非婦人所得專焉故也

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則已

此言為妾服之禮也母以子貴故士之於妾惟有子者而為之緦無子則已案喪服云大夫為貴妾緦言貴妾雖無子猶服之也士卑故妾無子則不服不殊

別妾之貴賤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此明家庭稅服之禮也稅追服也若生於他國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本國已不及識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也案此義終屬可疑祖父母諸父昆弟皆正體至親之期也於是焉而不稅則喪紀爲已疏矣當是從祖父母及所出之諸父昆弟於父爲期爲大功而已皆小功乃所謂小功

不稅者或曰此謂祖父母之昆弟及諸父之昆弟祖父母之昆弟祖伯叔父母也諸父之昆弟從伯叔父母也於服亦小功也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

此明朝廷稅服之禮也卿大夫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今出使他國或以事久留而於君除喪之後始聞其喪則不追服也孔氏疏曰若君未除則從服已除則不稅恩輕故也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此言降服宜稅之禮也降者殺其正服也如為叔父期以下殤而降小功為庶孫大功以中殤而降緦之類降服重於正服故服有降而在緦小功者雖輕實重必追服之鄭注云此句宜承父稅喪已則否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正親緦小功不稅矣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雖君未知喪臣服已

此明臣於國喪服與不服之別也近臣謂閽寺之屬其餘謂卿大夫從君為介為行人宰史者近臣從君往他國或以故未返而君之親喪已過服期君服之斯亦服之矣其餘惟服限未滿亦從君而服若限滿而君稅則不從君而稅也至君之出雖未知本國有喪而臣之留國者自以禮成服則又不待君返也鄭氏謂非稅義也

近臣朝夕左右不可異於君然非為死者服故孔氏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此言殺哀之節也喪禮先虞而後祔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蓋哀益殺而敬彌多也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此言庶子為君母後所從亡則已之事也庶子以君母無適子而為之後若君母既沒則於君母之黨不復為之服矣蓋妾子於君母之黨為徒從雖為後

而不得同於適子之服母黨也或曰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以與尊者為體不得服私親也則不為君母之黨服而何服乎疑此有闕文當云為君母後者君母卒為君母之黨服不為君母後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

此明經杖之制也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杖大如經如要經也如首經之大殺五

分而去其一則要絰之制也等而減之是齊衰之首絰大如斬衰之帶絰去五分一而以為齊衰之帶絰大功之首絰大如齊衰之帶絰去五分一而以為大功之帶絰小功之首絰大如大功之帶絰去五分一而以為小功之帶絰緦麻之首絰大如小功之帶絰去五分一而以為緦麻之帶絰斬齊之杖其大各如其帶絰孔氏疏曰首尊而要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之有五杖大如絰同在下之物故也案喪

服疏斬衰首絰大搹朱子曰首絰大一搤只大母指與第二指一圍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此言妾服適子之禮也妾為君之長子其服與女君同女君為長子三年妾從女君服亦為女君長子三年鄭氏謂不敢以恩輕輕服服君之正統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此言除喪易服之制也除喪謂練易服謂大喪既虞

卒哭而遭小喪也男服重首而輕要婦服重要而輕首凡服之重者有除無變故小祥除喪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而先除重者以衰宜漸殺故也其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者則男子易要帶婦人易首服而但易輕者以服宜從重故也案若未虞卒哭後喪不能變則服其服以哭之仍反初服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此明在殯無事之禮也辟開也廟門殯宮門也次倚

廬也鬼神尚幽闇若無事則不辟廟門凡葬前晝夜無時之哭皆於廬次案有事謂朝夕哭及適子受弔皆入門內即位哭故須辟廟門餘則哭於次次在中門之外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此明復與書銘之制也復招魂復魄也書銘書死者名字於明旌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士長三尺大

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姓與伯仲如云孟姬叔姬季姬之類古者質不諱名故復與書銘自天子以至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其名以復之銘之婦人書其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鄭注云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七

喪服小記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此言既虞之服也斬衰既虞則變首絰為葛絰與齊衰初死之麻絰大小同齊衰既虞亦變牡麻為葛絰與大功初死之麻絰大小同若居重喪而遭輕喪惟

其麻同故皆兼服之鄭注云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此言虞祭之變禮也報讀為赴急疾之義士或以家貧或以他故不待三月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之祭必俟三月而后行之

柔葬之不得不急者存乎勢而不忍急者存乎心故
虞與葬相因而卒哭必仍待於哀殺也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此言並遭親喪之禮也偕即曾子問並有喪是也子
若父母之喪並則母先葬先葬者不虞祔必待葬父
畢既虞祔而后為母虞祔其葬母之時亦服斬衰以
父未葬不敢變服也鄭注云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
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此明大夫壓降之制也父為衆子齊衰不杖期惟大夫為庶子降服大功然降其子而不壓其孫故庶子之子不降其父而仍服三年又大夫位尊士死無主後雖其親屬固不得主士之喪也案大夫為庶子降服大功若庶子亦為大夫則不降大夫不主士之喪

若適子為士父必主之庶子則使其子主之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此言服之所殺也舅姑指夫所自生者而言慈母如母齊衰三年以本非骨肉故為其父母無服恩所不及也夫為人後者其妻為本舅姑服大功恩隆於所後也案為人後者為所生父母不杖期妻從夫降一等故服大功猶稱舅姑者舍舅姑無稱也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猶稱父母者舍父母無稱也此所謂辭窮直書而歐陽氏乃切切辨之抑惑矣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此言祭有特隆也若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祭於祖則以少牢易特牲以士牲卑不可祭尊也案此初祔於祖與從祖祔食不同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此言服繼父之義也繼父謂母後嫁之夫夫所謂繼父不同居者必其先嘗同居謂此子幼孤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於是乎同財而

使祭其祖禰此為同居繼父則為之服齊衰若繼父有子為主後先同居而後異居則為之服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夫先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為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是謂路人無服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此言哭友之位也門外謂寢門外右謂西邊哭朋友

者於門外之右而南面為有弔賓至故為主以待之也案檀弓謂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必在右而嚮南者所以變於有親者也

祔葬者不筮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此言祔葬祔廟之禮也宅塋也諸祖父其祖為諸侯

者之兄若弟也諸祖姑諸祖父之妻也妾祖姑祖父之妾也亡無也中間也凡祔葬者不更筮宅以前人之宅已筮而言也祔廟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以諸侯之貴與士大夫闊絶故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則祔於諸祖姑妾則祔於妾祖姑若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祔於高祖之妾所以然者祔必以昭穆故也諸侯不得祔於天子以卑孫不可以祔尊祖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祖之為士者以孫

貴不敢卑其祖也案祔者謂以後死祔前而神事之故葬與廟皆謂之祔馬氏曰士之於大夫皆人臣也勢有可幾故得祔天子諸侯則君也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諸侯不得祔於天子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又案祔廟有二有初以班附至新主入廟而所祔之主已遷上一廟者如三昭三穆之遞遷也有祔之而即隨之食者如殤與無後之從祖祔食也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宗子母在為妻禫

此言所服之有隆殺也君母嫡母也為母之君母從母而服是謂徒從徒從者所從亡則已若母卒則不為母之君母服矣宗子為妻父在者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在則為妻禫矣𡚁母卒而不為其君母服以非母所自出故殺也母雖在而為其妻禫以宗婦因宗子而重故隆也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此言所後之無隆殺也庶母父妾也祖庶母祖妾也

妾子之無母者父命與妾之無子者為子而為之後
禮固然矣由是推之若妾嘗有子而子已死命他妾
之子為其後可也若父妾有子而子死命已之妾子
後其子以為之後亦可也孔氏疏曰傳謂妾之無子
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為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
此即為慈母後也記者見喪服有此例故觸類言之
案喪服傳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收族者也
不可以絶則知庶子無後可從祖祔食不必為之置

後矣庶子且不必置後豈有以庶妾而為之置後者

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

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則生養之終身死喪

之三年貴命也此所謂為後者蓋主其生養死葬之

事非嗣子傳重之謂也既可命無子之妾母之喪之

如母或父命有子之庶母母之或祖命其妾母之皆

可喪之如母也

為父母妻長子禫

此言當禫之喪也喪之致厚者為父為母為妻為長子禫是也張子曰喪之有禫所以致厚記故舉此四者言之然妻為夫亦禫父沒為慈母亦禫也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此言不世祭之事也凡慈母與妾母子祭之而孫則不祭以殺於適也案雜記云主妾之喪自祔至練祥使其子主之是妾母有祔食之禮也妾母不世祭而前經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何也穀

梁傳云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宫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魯有仲子之宫是諸侯得為生母立廟矣所謂不世祭者非必子立之而孫遂毁之或薦而不祭至親盡乃遷與若士大夫斷無立妾廟之禮故孔疏謂是為壇祔之也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此言不為殤之制也丈夫既冠而不為殤婦人既笄

而不為殤若為殤後者即以其服服之而無所降也殤無為人父之道而有為殤後者何也蓋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之兄弟若兄之子以為後則以為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若魯之閔公八歲而薨僖為之後是已夫禮之制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異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而虧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解者以後為喪主而服其本服於義疏矣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此言不即葬之制也已除也喪以有他故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得遂除衰絰其餘自期以下至緦之親雖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然服麻至月數終足當除則除不待主人葬畢以後也蓋主喪者恩重哀深故不葬即服不變餘則殺矣然既除而尚藏之及葬則反服其服也庾氏蔚之曰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

大子適婦此以尊主卑無緣以卑之未葬使尊者長服之衰絰也是知主喪不除惟承重者為其祖曽若子為父臣為君妻為夫也

箭笄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此言男女喪服重輕之制也箭篠也繩屨以麻繩為屨也斬衰而箭笄卷髮女子之重服也則終三年而不易其齊衰三月與大功九月尊卑異而恩同故皆以繩為屨案箭笄三年者謂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在

室及已嫁反在室為父之屬至大功以上均名重服

齊衰尊大功卑而繩屨不異者以恩制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此言練祥祭禮吉凶之制也練小祥也筮日筮祥祭之日筮尸筮祥祭之尸視濯視祭器之滌濯也有司謂執事者要絰謂首絰吉服謂朝服也將小祥時有

筮日筮尸視濯三事皆豫服要絰杖繩屨俟執事者告三事辦具而后去杖以行事當筮日筮尸之時為有賓來故筮畢復執杖以拜送至大祥則吉服筮尸而敬無不伸矣黄氏曰臨事而豫服祥祭之服者殺哀之漸也去杖而筮者敬也既筮而杖以拜送賓者猶哀也大祥則吉服而筮者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

即位可也

此言庶子居喪之禮也家統一尊不命之士父子同宮故庶子壓於父則為其母不禫父母之喪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蓋古者杖以輔病其後以杖為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即無二杖故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而不以杖即位也父主適子之喪而有杖則其子不得杖父既不主庶子故孫以杖即位可也舅主適婦之喪則適子為妻不得杖舅既不主庶婦故庶

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鄭注云孫以杖即位祖不壓孫孫得伸也孔疏云妻次子既非冢嗣亦同妾子也父主妻喪故主適婦父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此言諸侯來弔之禮也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未喪服未成服也諸侯無弔外臣之禮若在異國而適遇其卿大夫之喪以主君故而弔之則君為主而拜賓

以其位之相敵也諸侯所用之弔服必皮弁錫衰其弔之緩雖已葬非免時而主人必免變禮以尊君也其弔之速主人未成服則君亦不錫衰未純乎凶因乎主也鄭注云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孔疏云若自弔已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一云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耳主人必免者諸侯來弔主人必為之重禮凡五服大功以上為重重服為免之節自始死

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小功以下為輕輕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此云主人必免謂大功以上也下云親者皆免注云大功以上也案士喪禮衆主人免在小斂後疏兩始死字恐是小斂之誤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此言養疾主喪之制也養有疾者謂疾者無近親而

已往養其疾也尊謂父兄卑謂子弟若養有疾之人其時身有喪服則必釋去惡其凶也疾者死而無主後則亦遂以主其喪其非養者而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去己之喪服凡養疾者為父兄之屬必易服子弟之屬則否矣案所養者亦五服之旁親以其尊也故釋己服而養之所謂己喪期大功以下既葬卒哭斬衰既練而後故得為旁親養若未練未葬則使人養而已不親養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此類言祔祭之禮也女君適祖姑也妾之祔當於妾祖姑無則祔於高祖之妾若又無高祖之妾則易牲而祔於適祖姑可也婦之喪虞與卒哭在寢則其夫若子主之祔於廟而祭舅之母則舅主之尊卑異故所主不同也案妾祔女君則易牲與士祔於大夫同義或曰喪服女君俱指適妻言祖姑及高祖姑俱無

妾可祔則遂於適妻祔之生既相依死亦相祔禮之變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此言攝主之禮也大夫死而無主後其親屬之為士者不可攝大夫而主已死大夫之喪唯宗子分尊雖為士可以攝主大夫之喪也案此本陸氏佃吳氏澄之說於文為順注疏謂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主若士是宗子則可以攝之便與大夫不主士喪

之義重矣葢上言大夫不可主士之喪此則言士不可主大夫之喪義各有在也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此言兄弟來奔喪而處之之禮也主人未除喪而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葢免必有時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免若兄弟則哀戚同之無須服此矣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

也

此言陳器之禮也器送葬之明器也省減殺也陳器之道有二賓客所贈以多為榮而納壙有定數故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主人所作則有限而悉依於禮故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

此類言奔喪之禮也宮故殯宮也奔兄弟之喪不由

主人自然相親故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若所知之喪則必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之墓徐氏師曾曰此皆謂既葬而至者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

此言父為衆子之制也衆子謂庶子父為適長子居喪則次於中門之外而於衆子否以降於適也案鄭注云於庶子畧自若居寢謂若平日之居寢不變次耳非無哀戚也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此言與尊者為親之禮也兄弟本為期喪唯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衰三年以其為君有父之道也熊氏安生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服之親者皆服斬鄭注云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孔疏云不言與君為兄弟而言與諸侯為兄弟故知容在異國也疏又云雖在他國仕為卿大夫得為舊君服斬此恐未是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此言從輕而重之服制也澡麻治其麻使潔白也不絶本不斷其根也報猶合也期親之喪以下殤而降為小功者帶用澡麻不去其根垂麻向下又屈而反向上至要中合而糾之以示重也鄭注凡殤散帶垂案小功澡麻斷本此澡麻不斷本異於正小功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此言婦人祔祭之禮也三人蓋有二繼也婦應祔於祖姑若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舅所生者親親也案程

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者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朱子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此言夫祔妻之分也祔者夫死而其妻與夫合祭也

夫祔妻之禮若妻死時夫為大夫其後夫遂失位死
而祔祭於其妻止得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
昔大夫之牲也若妻死時夫未為大夫至後為大夫
死而祔祭於其妻則得用大夫牲矣鄭注此謂始來
仕無廟者孔疏若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
妻也案禮大夫三廟蓋有有廟而無主者如伯禽封
魯不祖天子而周公尚存則五廟皆虛也周公薨當
入魯大廟而不得祔於大王所謂別子為祖也別子

為祖則無可祔假設夫人先死亦不得祔於大王之妃而自入魯大廟矣由是推之諸侯庶子始命為大夫及大夫之庶子別仕他國者其所立之三廟皆無主可祔故鄭直謂之無廟也妻死主入廟而夫後死主即祔於其妻應氏謂不立祖廟無緣為妻立廟者誤也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此申言適子不喪出母之故也為父後者於出母之

死則無服所以無服者居喪不祭故也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義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此論婦人應杖之節也削杖桐也禮婦人不杖而亦有不為主而杖者如夫死姑在則為夫杖長子死則母為削杖女子子在室未嫁父母死而無男昆弟主喪其攝主不杖則子年長者一人杖蓋為夫杖者以

其無子也為長子杖者以其無父也此三者皆無主之喪故婦人杖其曰一人明無二杖也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逺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此言居喪著免之節也逺葬墓在四郊之外緦小功

當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虞與卒哭則免不以

恩輕而畧於後也既葬若有故而不報虞則雖主人

皆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皆免仍盡禮也

為小功以下之兄弟若緩葬而既除喪及葬必追服

其服至報虞卒哭則免如有故而不報虞則除之以

期既滿也遠葬而將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

於廟在道與入廟禮宜異也既葬而本國之君來弔

雖不當免時而主人必免糾其要絰不使散垂即異

國之君來弔亦與本國之君同而主人若免并親之在於大功以上者皆免所以尊君也鄭注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此言除喪之禮也殤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故除喪者其祭必玄而於成人為禫禫之服也若除成人之喪則祥祭用朝服縞冠而禮較重矣朝服本玄冠緇衣素裳不玄冠而縞冠是未純吉之服也案鄭注謂

元為元冠元端黄裳陸氏佃云言必元則裳亦元可知

奔父之喪括髪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髪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此言人子奔喪之禮也與奔喪篇大同小異不言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子奔父喪者至家即以麻括髪於殯宫之堂上袒衣降阼階之東而踊踊畢襲衣

著首絰於東序東奔母喪者初時括髪自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髪袒於堂上降踊襲衣著免於東方而加要絰其於父母自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至出殯宮門而就廬次則哭止三日之間凡五哭三袒五哭者初至哭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也三袒者初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案此奔喪謂道遠已殯而至者若至在未殯之前則當視在家之禮不得減殺也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此言姑服適婦之變禮也舅字下一本有姑字舅姑為適婦大功為庶婦小功若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以庶婦之服服之為之小功而已鄭注云不為舅後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八

大傳

大傳言其所傳者大也鄭氏謂記祖宗人親之大義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此言禘與祫之禮也大祖諸侯受封君也大事大勲勞也省善也祭莫大於禘爵莫尊於王在禮不王不

禘惟王者受天命而有天下既立大廟以祀其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報本追遠於是爲至諸侯則有祫而無禘大夫士則有時祭而無祫故諸侯五廟祭得及其大祖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惟有大事見善於君乃得干祫而及其高祖朱子曰禘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絶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

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案禘是宗廟之大祭王氏謂祖所自出者東向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是也鄭注以禘爲郊祀天祖所由生爲大微五帝之精如靈威仰赤熛怒之屬此緯書之誣也又云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而祭於壇墠亦恐未然大夫固有大祖廟矣自諸侯而下廟制有多寡而其祭及高祖一也意以大夫士本不

當有袷祭之禮故謂之干袷與徐氏師曾曰干袷必漢儒之言彼見魯祭有禘由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而命之遂起此論不知魯禘非禮則大夫士之干袷豈禮所得為乎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歴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此言武王致祭追王之事也既事謂伐紂之後逡詩

書皆作駿疾也武王伐紂於牧之野順天應人天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設奠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以祭告祖廟又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案周之追王蓋以明王迹所由興也此記云不以卑臨尊於理殊繆祖父之於子孫有常尊矣豈以爵號爲隆替哉充其説則必如拓跋魏之追帝數十世而後可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此言先王治親之禮也治猶正也繆讀為穆人倫不明則禮法不立是故上治祖禰所以尊其尊也下治子孫所以親其親也旁治昆弟會合之以燕饗之飲食次序之以班列之昭穆凡皆以禮義別而叙之戚者從隆疏者從殺使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則人倫之道竭盡於此矣案上治下治旁治而人道竭即所謂

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也禮必有義則程子所云正倫理篤恩義者是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此言聖治以人道爲始也德成而上故曰舉藝成而下故曰使姚氏舜牧云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民思慕

而不忘者謂之愛興滅繼絶所以存之也一得猶皆
得也物事也紕繆舛戾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非不
欲事事而治之人人而安之也然其所且先者五而
民事不與焉急先務也一曰治親以敦其本二曰報
功以酬其庸三曰舉賢以崇其德四曰使能以盡其
才五曰存愛以章其厚能行五者於天下則上無敝
政民無不足無不贍者若五事之中有一紕繆則民
將莫得其死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案五先皆得而民始可厚五先一失而民死莸不救

見福民則難禍民則易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此言王者因革之大凡也權稱錘度丈尺量斗斛也文章典籍也正者年之始朔者月之初服色者服之

色如夏元殷白周赤之屬徽號者徽之號如虞旂夏綏殷大白周大赤之類器者禮樂之器械者軍旅之械衣服者章采之制王天下者於權度量於文章則立與考以定之於正朔於服色則改與易以通之於徽號於器械於衣服則殊異與別以辨之此皆其可得而與民變革者也若夫不可得而變革者則有矣如親其親尊其尊長其長男女之有別此人道之常乃其不可得而與民變革者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此言同異姓從宗主名之禮也同姓父族也異姓他姓之女來歸者也屬繫也道猶行也同姓自近而遠則從大小之宗以合其一本之族屬異姓自疏而親則主尊卑之名以治其昏姻之際會惟主名而名著

所以男女有别也如其夫爲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其夫爲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之序宜也若謂弟之妻爲婦者將兄之妻亦可謂之母乎夫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昭穆亂是人治之大者也而可不慎乎呂氏祖謙曰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别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

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此明同姓無通昏之禮也姓爲正姓氏爲庶姓如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爲氏之類上謂高祖以上戚親也單盡也綴連也四世之親同乎高祖而服緦是服之盡也五世承高祖之父而止於袒免是減殺同姓也六世承高祖之祖則并袒免亦無之而親屬盡矣其庶姓既别異於上而恩意亦殫竭於下意者昏姻亦

可以通乎夫惟大宗之法百世不遷繫之以正姓而不可分別綴之以飲食而不使殊異故雖百世之遠支末益分而昏姻不通者此周道所以異乎殷也案六世而親屬竭者恩有所窮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無可苟也豈唯質文之不同蓋所以治人者於是爲至矣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此言制服之義也服之爲術有六一曰親親父母爲首次以妻子伯叔二曰尊尊君爲首次以公卿大夫三曰名如伯叔母及子婦并弟婦兄嫂之屬四曰出入如女子子適人與在室者及爲人後之屬五曰長幼如成人及殤六曰從服則以類相從而非正服也案人倫莫重於君父服術有六而親親尊尊實統之故爲父爲君皆斬衰三年此先王制禮之本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

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此承上服術而言其例也屬親屬也徒空也無屬而從謂之徒從從服之制凡六有爲屬從者如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也有爲徒從者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君之黨庶母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者如公子之妻爲父母期而公子爲君所壓不服妻之父母兄弟相爲服而

各不服兄弟之妻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者如公子爲君壓不得爲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爲夫之昆弟無服而娣姒自各有服是也有從重而輕者如妻爲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緦則爲輕母爲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緦則又爲輕是也有從輕而重者如公子爲君所壓自爲其母練冠輕也而公子之妻爲之服期則爲重是也方氏慤曰以非正由於已特從人而服故謂之從服屬從由

仁而生也徒從以義而起也從有而無從重而輕斷
之以義也從無而有從輕而重濟之以仁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
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此即祖禰輕重之義以例六服之術而結之也自用
也率循也循此以至彼也親猶禰也等差也祖謂高
曾祖也仁主恩愛而事禰以仁爲本故用仁循禰以
等而上至於祖則名曰輕義主裁制而事祖以義爲

先故用義循祖以順而下至於禰則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固然也輔氏廣曰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尊尊義也順而下之則漸重輕則齊衰三月重則斬衰三年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此言尊君敬宗之義也王氏以位也為句今從之君恩下施於族故有合聚燕飲之道族人則不得各以

其親而親其君者位尊故也惟君絕宗於是乎立宗以收族故庶子不祭所以明其宗也庶子亦不得為長子三年以不繼祖非正統也案鄭注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朱子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不得各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複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此承上文而明宗法也之所自出四字朱子謂衍文別子爲後世始祖繼別之嫡子則爲大宗繼禰之嫡子則爲小宗是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其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乃百

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乃五世則遷者也葢立宗之法因乎祖惟其尊祖所以敬宗則敬宗固尊祖之義也鄭注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别子子弟之子也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孔疏鄭以經繼高祖爲小宗何以先云繼禰葢是承上繼别爲大宗之下從别子言之别子子者别子之適子弟之子爲别子適子之弟所生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案大宗唯一故五世之外猶爲之服齊衰三月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此言公子之宗法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公子之公謂其君也適謂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國君之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於是乎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如君無適弟使庶兄弟一人爲宗以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

如君有適弟使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兄弟爲宗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如公子惟一人更無公子可爲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已也是故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君爲其庶兄弟之爲士大夫者立適弟之爲士大夫者爲之宗而使庶兄弟宗之此公子之宗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也朱子曰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閒有適子則衆兄弟宗之爲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爲小宗

絶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此言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之義也移施字通用謂延而及之也同高祖之兄弟相服緦麻至於族絶則無延及之服矣惟有親者乃各以其屬服之也方氏慤曰九族之外謂之絶族以其恩至此絶故無施服也夫以卑而屬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嫡以旁而屬正親親之道如斯而已故曰親者屬也族絶即非其所屬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

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此推言先王親親之效也百姓百官也刑猶成也斁厭也自仁以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以率祖順

而下之至於禰是始終乎親親故人道不外於親親也惟親親故上推親之所自出而尊祖惟尊祖故下推祖之所由繼而敬宗惟敬宗故各親其同宗之人而收族惟收族故報本反始而宗廟之禮嚴既内嚴宗廟必有與爲存亡者故重社稷重社稷必有與之共守者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不濫而中刑罰中故庶民得以有所措手足而安庶民安故各樂其業而財用足財用足故克盡其心而百志成百志成則

禮義於是乎生故禮俗刑禮俗刑則和平於是乎致夫然後能樂詩有云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豈不承成先人之業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矣清廟之頌文王者即此以親親之道推之以治天下之謂也蓋親親仁也惟仁者以父母之心爲心故友于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故親其九族由是推之而仁民愛物胥本於此矣此正與首章言禘祫之意相應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八